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七回 說份上名師救高徒 提往事老鼠化蝙蝠

卻說二郎神帶了許多天兵天將，追逐兩龍。過了上界中界，一直趕到下界。按定雲頭，運開慧眼，向下一望，卻才瞧見兩龍已入東海，正要躲下水底。二郎神忙使個定水訣，向下一指，水合海冰，宛如銅澆鐵鑄一般。兩龍不得下去，抬頭一望，方知是那位神將施的法力。兩龍一齊大怒，各現人身，手挺寶劍騰空而上，直攻二郎。二郎不慌不忙，展開畫戟，力敵二龍。戰有二三回合，二龍漸漸支持不住。飛龍先顯原身，向東飛逃，那龍也跟著逃來。二郎哪肯相捨，率領兵將，苦苦追趕，看看相去不遠，二郎袖出兩枚神彈，一手提著一枚，撒手向二龍打去。道聲「著」，兩道金光落在兩龍頭上，但聽轟的一聲，兩個龍頭早都著了一下。打得他們火星四冒，頭腦疼痛，幾乎跌下雲端。二郎詫異道：「我這神彈，無論打妖打人，彈一打著，沒個不死的，怎這兩龍竟能受得住我這一彈？想來他們修煉已久，有些道行，所以支撐得住，如今索性用飛劍斬他，看他們怎能抵擋得住？」想著，便把口一張，突有一道白光，飛向兩龍腦部，冷氣颼颼，寒風凜凜。光起處，兩龍兀自打了個寒噤，看看這一下有些捱不住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卻要快過萬倍，那劍光剛近龍身，猛聽得轟然一聲，滿天忽然起了一層紅光，把二郎的劍光逼退二三百里。同時聽得紅光中有人喊道：「二郎卻慢，這兩個畜生罪犯天條，將來自自有報應。現在卻有用他們之處。二郎請慢費心。」一言未畢，二郎面前早站定兩位仙人。

二郎慌忙收住劍光，舉手為禮道：「火龍、縹緲兩位真人，從哪裡來？怎見得兩畜不該今天喪身！」火龍真人笑道：「來說是非者，即是是非人。二郎還不曉得我倆和兩畜大有緣份。縹緲師弟為了那孽畜，已在貴治灌口來回好幾次了。」二郎恍然道：「哦。這畜生正是灌口地方那妖龍嗎？聽說有一個什麼仙人度他出世，不曉就是縹緲道兄。那你們也忒愛管閒事。你倆可知他們在敝治灌口移山蓋海的事情嗎？可知他們大鬧天宮驚動玉帝之事嗎？如今玉帝大怒，派小弟前來捉去治罪，兩位怎得講情？」縹緲、火龍都笑道：「兩畜雖然大膽，從來未上天庭，怎識通明之路？這事我倆也已知道，是那李長庚闖的窮禍！本來靈府尊嚴，怎容畜類如此放肆。一則也是定數使然；二則將來自自有報應。這時卻不消多說。橫豎一切都有敝祖師作主，就是玉帝面上，也有他老人家代為解釋，決不教尊神為難就是了。」二郎又道：「還有敝治水被他填成平地，此水有關民食，且為制監之用。如今失去了一大半，卻不害死許多人民。」縹緲真人笑道：「那更容易，下界不久有極大水災，治水聖人已經出世，將來貧道必請他設法，把剩下的海水加深一倍，以深補狹，水量不差什麼。那填平之地，卻可成為民田，也未嘗沒有好處。」二郎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便收兵回天繳旨去吧！二位道兄和師祖，萬不能言而無信，倒害我受罪呢！」二仙笑道：「笑話！笑話！尊師看得我們師徒這般靠不住嗎？」二郎大笑，收兵而去。

二仙降下雲頭，相對一笑道：「有了這兩個怪物，你我倒多出一重責任來了。」火龍真人笑道：「我那敝徒倒還好，性子也不分暴躁，究竟雌性的東西，比雄性的要好些兒。我卻問你，你既把令徒帶到東海，就該靜靜地等我到來，把他們陰陽配合，送入海中就是，因啥又把他丟在海邊，弄得兩畜各不相識，鬧出如此大事來！師弟，這是你的責任咧！」縹緲真人笑道：「師兄，你才是沒良心的，我倒是好心去望你，順便把令徒在錢塘江中不守規矩，違背師訓的事情，通知你一聲。怎麼你倒反責備起我來了！」火龍真人又笑道：「好說！好說！你連自己的徒弟還管不過來，在灌田地方鬧出那等大事，還有閒工夫替我留心這些事情咧！」

縹緲真人倒歎息了一聲道：「提起這事，倒也著實令人可憐。我那敝徒，是人之靈、龍之丹混合而成的，性情分實直，又分孝順。從前我倆曾在西方雲端一見，那時候我已將他禁在海底，著他潛修功行。誰知他孝心不泯，每年到了他娘的生日，他必變一主人前去拜壽。後來他娘死了，他又前往哭祭，又將他娘屍身，安葬在灌口西南山麓下，按時逢節都去拜墓祭掃。這原是他的孝心，我就知道他擅離水底，也不忍去責備他。誰知不上幾時，竟因此鬧出一件大禍。師兄才說敝徒灌口鬧事，想來必定知道這事的內容了嗎？」火龍真人搖頭笑道：「我不過聽得這麼說，究竟怎樣一樁事情，實在不曾清楚。你何妨對我談談呢？」

縹緲真人又喟然道：「若以天數而論，敝徒灌口之事，和令徒錢塘江之事，何嘗不是前定之數。數既前定，就是玉帝之尊，受這兩畜閒氣，尚且奈何不得！何況你我，更何況他人呢？師兄，你不聽祖師曾說，將有八大金仙於三千年內，陸續出世成道，為玉帝輔弼之臣。

「其中有早已出世而尚未成人的，是開闢以來一隻老鼠，不曉何以此鼠不比凡鼠，出世以來，從不損壞人家器物，偏能朝斗拜星，精修勤煉。雖係小小動物，已成不壞之身，一直過了四五千年，正當三皇治世之時，那地方水災為患，人畜田戶漂沒無數。這老鼠也從中原被漂到西土，就是現今灌口地方。因他修道已久，法身堅實，雖在洪波巨浪之中，漂流三四千里，居然保存得一條性命。灌口本是一塊很低的陸地，自從那次水災，積水成渚，汪洋千里，從此便成了一個內海。當大水初到之時，有一處村莊，大小人口共有二千餘，他們都扶老攜幼，向高處避難。經過一個地方，兩面高起，中間有三丈多寬的一條河，平時蓄水甚深，此時更不必說，無論何人均不能涉水而過，幸得本來有座獨木小橋，還可藉此過去。不料人多橋腐，大家又爭渡起來，用力稍重，但聽『刮』的一聲，這小橋折而為二，許多爭先之人跌入水中，霎時逐浪而去，不知所往。那時水勢越盛，險象越大，岸上眾人處在進退維谷的地步，一片嚎哭之聲震動天地。其時那隻老鼠也夾在人中，希望跟隨大眾，渡水逃命。見橋斷人啼，情形非常可慘，也是他善根深厚，竟把自己的危險忘了，只想如何可以救得許多人渡河逃命。想了一會，忽然想出一個方法。只見他飛行登那斷橋，向著折斷處走去，望了望，見那橋身並未完全斷落，中間還稍稍有些連著，不過因沉沒水中，渡不得人罷了。不道那鼠身巨力大，端詳仔細，便奮勇泅水，幾步兒爬上那邊的半座斷橋，一下子工夫，就到達對岸。老鼠上了岸，兀自回頭，向這邊眾人吱吱的喊了一陣，似乎安慰大眾，不必灰心，我必設法相救的意思。眾人見這麼個大老鼠，沿著斷橋，先已渡過，心中已都奇怪。不過大家救死不遑，誰還理會這些。後來見他一陣喊叫，才覺有些納罕。有那老成的人，向對河高叫道：『鼠哥鼠哥，恭喜你已脫險，可憐我們這許多人，竟沒法子過得此河。鼠哥你先登彼岸，不曉得可能想個法子，搭救我們嗎？我們若能渡河，得了性命，大家都要替你造個祠堂，虔心供奉，答謝你的大德咧！』說便這樣說，其實說話的人，心中也不過認為一種無聊之思，哪能作得準。誰知老鼠聽了此言，重復回身，連連點了幾個頭，表示完全領會的意思。眾人見了，才更奇怪起來，都道：『看這大老鼠，真個有些道行。橫豎都是等死的人，姑且站著，看他怎樣施為。那鼠點了幾個頭，就如飛而去。也不曉得他在什麼地方，得來一根很長的樹幹，用牙齒咬著，拖入水中，仍沿那斷橋，銜了過來。眾人才知他真個前來相救，一片歡呼感謝之聲，振動山谷。但是光只一根木頭，仍是無濟於事。看他向眾人又點點頭，仍舊泅過對岸，又向眾人喊叫了幾聲，照頭先一般，飛馳而去。過了有片刻，果然又拖來一木，和先前那根木頭長短不差什麼，仍用舊法銜過河去。此時眾人已知其意。

大家齊心協力，都來幫助他。先把兩木拖住，就在原有橋樁上，設法繫緊。老鼠也在那邊岸下施展神力，用嘴一鑽，就鑽成兩個大洞，把兩木之端塞進洞內。這樣便變成一座兩條木頭架成的橋樑。眾人扶扶扯扯的，一個個走過橋去。走有幾個時辰，方才走完。剛巧上流頭大水重至，接連幾個大浪，把老鼠打滾了開去，一霎時漂流數百里外，直把一個好義急公的老鼠淹得上氣不接下氣。因他究竟是個小小動物，屢經困乏，氣力早完，那裡再能支持，不覺兩眼翻白，渾身疲乏，動彈不得。好容易抓住了一根大樹枝拼命掙扎，上了樹巔，不道一個頭昏，立腳不住，骨碌碌一陣又翻下水去，一直墮入百丈深潭之內。這老鼠便神智喪滅，宛似死去一般。也不曉過了多少時候，只見自己身子癱在一塊大岩石上，旁邊立著一個道童，向他微微笑道：『畜生醒來了！還不拜謝恩師。』老鼠心中明白，必定是那一位仙人搭救，才能從如此深水中上到高山上來！聽得道童一說，心中愈加明白，忙著爬起身，先向道童頓頓頭。道童向他招手兒，笑道：『跟我見恩師去！』老鼠跟他爬去，過有幾箭之路，便到了一個山洞，這洞中卻有一位老仙，在此修真養道。老鼠跟隨道童到了裡面，參拜了那位老神仙，心中真是感激極了。

兩隻鼠眼忽然流出眼淚來。老神仙安慰他道：『你雖異類，得天獨厚，所以有此善根。修那麼大的功行。因此我著力士救你上山。現在距你淹死河中，已有一百二十五天了。』老鼠聽了，不覺吐了吐舌頭。那老仙又道：『我可憐你修煉數千年，不但未成正果，連人體都不能變化，這都是你出身太低，無緣得見真仙的緣故。如今不必再去做那頭鑽泥土的生活，可就在這洞府，當一個守衛童子，讓你慢慢的得點真訣，傳些法術，就可脫胎換骨，先成人道。不消一二千年，即可轉成仙體。』老鼠受命，接連頓了千百個頭。那老神仙笑道：『你既在此執役，也須把你那原形變換變換，方不被師弟兄們輕視於你。你在水中多時，可也覺肚子餓了。童兒來，帶他去後山那桃樹上新成熟的桃子，摘下兩枚，給他充饑。然後帶來見我吧！』童兒遵命，將他領到山後。果有許多果樹，中間一枝大桃樹，結下許多果實。童兒笑道：『你這身子輕巧，便自己上去，揀那頂紅的兩個吃在肚中，就下來吧！可別貪嘴多吃，明兒吃壞腸子，瀉了肚子，可不與我相干。』老鼠依言，真個攀上樹端，揀那紅而且肥的兩個桃子，吃在肚中。正要下來，猛可地覺得雙肋發癢，便用前爪左右抓搔了一陣，那知越搔越癢，癢得不可開交。同時還覺得癢處，似有什麼東西要由身內鑽出來一般。老鼠慌了手腳，趕著想爬下樹來請教童子。猛的從癢處伸出兩張翅膀，一扇一扇的，好不輕快。而且渾身力量，似乎都聚集在這翅膀上面。這老鼠畢竟聰明，已經悟出他老師替他換形之意，不由心中大喜。便試著把雙翅一展，果然得著空氣的助力，輕飄飄的飛下地來。倒把那童子嚇了一跳。笑道：『你這鼠子，怎麼變成恁般形景了？』於是又帶了他回到洞府。那神仙一見老鼠化成飛蟲，不覺哈哈大笑，便替他改個名兒，叫做蝙蝠。」縹緲真人說到這裡，火龍真人點頭笑道：「這件事情我也有些曉得。直到如今，這老鼠一族中，就有化成蝙蝠的，便是他這一派了。」縹緲笑道：「原來你也有些曉得。從此這蝙蝠便永遠跟著那位老神仙，聽道受教，虔誠習學。轉瞬又過有六七百年，居然也能人言，也能變化各種飛蟲走獸，但還不能化人罷了。師兄，你可知道這位神仙是誰咧？」火龍真人點頭道：「聽說文美真人收了一個什麼老鼠做徒弟，想來自然是他了。」縹緲笑道：「誰說不是呢？他是元始大弟子，本來專愛收這些異類為徒。從前也曾因此惹出許多是非，經我們祖師勸導了好幾次，後來小心得多了。」火龍笑道：「我們才說令徒鬧事的話，怎麼你又弄到什麼老鼠蝙蝠身上去。難道這些東西，也和令徒有什麼糾葛嗎？」縹緲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因他們有些關係，我怎麼無端牽扯上去呢！這便是俗話說的『事從跟腳起』這句話了。」火龍真人又道：「你才說什麼這小小蝙蝠，將來還有一番絕大的遭遇，究是怎生一回事兒，我卻不知道？」縹緲真人道：「你我雖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其實最遠不過百年。百年之外，就不大斷得準了。只有祖師和元始天尊，他倆才能識未來不測之機，過去無窮之事。他曾說將來有八位上仙輔佐玉帝，你我這一班兒，只有提攜點度，使他們出世成仙，是應負責任。」

至於登膺天府，位列朝班，卻一個也不在其內。又說，那出世最早的是一個小鼠子，他的壽數，比我輩都長。不過成仙正道，卻還經個三五千年。照此說來，豈非就是那個蝙蝠麼？這話說過很久，仙班中知道的人很多，偏你就會不曉得，這也可怪之至了。」不知火龍真人還有何言，卻看下一回分解。